

第二章 《骆驼祥子》与《判决》的人物比较

第一节 祥子与发的身世比较

祥子与发分别是《骆驼祥子》与《判决》的主人公。祥子和发都出生于农村，属于底层人民。他们为了生存卖力劳动，为了自己人生小小的梦想努力拼搏。祥子的最大梦想是拉上自己的车，发的梦想只是出家当个好和尚。祥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。发呢，假若有机会他的梦想很容易实现，无需费心费力。但最终他们的梦想都没能实现，连基本的生活也不能维持下去。

祥子从“健壮、充满希望与精神”到“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”的过程，展示了失败者的自然，揭示了社会生存的问题，也是人性的谜底。梦想与爱情，原本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，有的人只要努力付出就会过幸福的生活。但是有的人却不同，无论怎样拼搏最终的结果也是失败。并且在失败的道路中受了许多痛苦与折磨，祥子是后者的代表之一。梦想、情欲、爱情、一个个地走进他生活来，车、虎妞、小福子也一个个给他留下了大伤口。说他的失败生于他的人性也有道理，或说他的凄惨故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造成的也不能否认。老舍有意地把祥子叙述成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，他生活中所遭遇的“三起三落”都像是谜语一样，必须通过思考才能领悟。

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，认准拉车这一行，他把买上自己的车，过好车夫的生活当作自己唯一的梦想。为了凑钱买车，他咬牙苦干，吃用都很小心。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买了第一辆车，梦想着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但才拉半年的车就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了。祥子并没有轻易地放弃，倔强地从头开始。可是这一次，辛苦积攒的钱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走了，买车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。后来他与虎妞结婚，为了生活，虎妞给他买了一辆车，祥子又有机会拉上了自己的车。但好景不长，虎妞死于难产，为了给虎妞置办丧事，祥子被迫卖掉了车。这样，他始终也实现不了那个朴素的梦想。即便虎妞没有死，祥子拉上了自己的车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，要强的他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。

《骆驼祥子》的其他人物中，老马和二强子也是人力车夫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车。祥子在茶馆里初次见老马，便暗示祥子在这种社会要强算不上什么东西。“孩子心重，甭提多么要强啦！媳妇也走了。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；车破，可是我们自己的，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。挣多挣少，我们爷俩苦困，无法！无法！-----祥子听着，看着，心中感到一种向从来没有过的难受。在小马儿身上，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；在老者身上，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！”¹⁸(P88-P89)，小马后来因得病却没钱治疗死了。另外一个二强子，拉人力车的酒鬼，把自己的女儿卖了买了车，而后又为自己打死的妻子办丧事，便把车便宜卖给了虎妞和祥子。二强子天天喝烂醉、逼女儿卖身养活一家人、时常回家找女儿要钱。但他所有的可恶行为，来自生活的压迫，心烦郁闷就喝酒，逃避一切的苦难。就算祥子继续拉上自己的车，要强，要体面的生活，仍然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。

身为底层农民，习惯于出力劳动的祥子，把拉上自己的洋车当成一生的梦想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失误，思想狭窄，没有尖锐的眼光，即使自己拼命拉车到老，也是会无法维持生计的。尤其在这种社会的压迫下，连买上了车，却不能保护，不合理地失去了，几次的受委屈，接连的受打击，他梦想的毁灭了，是导致他堕落的主要原因。

情欲是祥子与虎妞的关系的开头。祥子与虎妞睡在一起了之后，给他的生活增加了压迫。虽说在那种关系之下被害者是祥子，但从生理的角度来说，不能拒绝这件事是他的情欲所造成的结果。事情发生过后，他发现虎妞已经不是处女了，更觉得虎妞是个脸皮厚又淫乱的人，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故意引诱他。祥子感到疑惑、羞愧、难过，但在不知不觉中却被“女味”所吸引：“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，同时越想遇到她，天越黑，这个想头越来得很厉害，一种明知不妥，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地捉住他的心-----”¹⁹(P53)。在情欲的根基上，缺乏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显然十分别扭，充满矛盾，双方都无法得到幸福，反而都被伤害。对祥子而言，这更是一场难以忍受的灾祸。“要了

¹⁸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.

¹⁹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.

她，便没了他”自尊全没有了，他们俩之间的阶级问题令他感到，自己只是老婆的玩物，自己不过是“在老婆手里讨饭吃”。然而无论多么折磨，有了虎妞就等于他有了伴儿，至少有了归宿。后来虎妞的头胎大难产，残酷的社会使她没有得到医生的救助而死去，祥子又受了一次的震撼的打击。但欲望像毒品一样，虎妞去世才不久，祥子在夏家拉上包月车时，抗不住年轻的夏太太的引诱，染上了淋病。

自从祥子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，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。从进都城一个陪在身边的亲人都没有，非常寂寞，到后来结了婚，老婆却是“又丑又黑，已不是处女的老姑娘‘虎妞’”。虎妞并没有他想象中女子的温柔、善良与清白，保守的祥子不能把她当做“心中的伴侣”。对祥子来说，与虎妞结合是一种灾难，完全与他的理想相反。虎妞死后，小福子向他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，她的表白不难打动祥子的心，也许本来祥子早就看上了她。但考虑到小福子的贫苦家庭，便感到重大的负担，不能马上接受她。只好答应“等着吧！等我混好了，我一定来娶你。”²⁰(P182)但当祥子最后回到小福子家时，二强子却因苦于生计，把她卖到了妓院。即便她沦为妓女，祥子也还是愿意娶她的。但是也来不及了，小福子上吊自尽了。小福子的死亡是祥子的人生中最大的打击，所以“心中完全是块空白，不再想什么，不再希望什么。”²¹(P211)，于是变得懒惰，贪婪、麻木、缺德，最终完全变成了个一具“行尸走肉”。

《判决》的人物可以分成两组，用颜色白与黑来比喻是最好的象征。作者故意把‘发’塑造成一个非常善良、纯洁、清白的人物，用来强调对比对方的残酷、狡猾、黑暗。从角色来看，发必定是正面人物，对方也必然是反面人物。可怕的是，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完全无力反抗，他被反面人物所围绕，慢慢地被逼迫，最终走向死亡的道路。白色的发与灰色的祥子的不同在于，在发的身上没有出现过爱情，也没有不可控制的欲望。发的堕落都由他人造成的，黑暗的社会，不止害他变成了酒鬼，还让他染上重病死去。直到发成了一具尸体，社会也没有放过他。

²⁰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 中国人民出版社, 2008.

²¹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 中国人民出版社, 2008.

从小到大，发的心中只装着父亲与佛教。当他明白事理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为一个小小沙弥，在一个小镇的寺庙里勤奋苦读佛教经典。虽然他年纪很小，但他考上佛学第一级。这给整个小镇的人们带来了喜悦，发自然也受到了人们的赞赏。小镇的人们都觉得，发将来会是个值得尊敬、值得崇拜的好和尚。但后来，发的父亲老了。发不能忍受老父亲卖力劳动，干苦活干杂役，便还俗帮父亲干活，过着平静无欲的生活。直到父亲死去，发的悲剧凄惨故事就开幕了，他独自一人孤独地应付着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的一切。

“因为人们的耳软心活，给发带来了孤单的折磨”。父亲死了以后，发继续供养着年轻但是精神有些不大正常的继母。“别勾引我的老公！”²²(P10)，继母“颂菘”在与拉迈吵架时的一句口误，使得小镇的人们猜疑发与继母有染，并不断地在这个虚构的事实上添枝加叶，涂抹色彩。于是乎，发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受人尊敬的形象，变成人们所取笑对象。人们与他断绝交往，拿他开心。他听着又恼着，他越不承认，越引发人们对他的不满。发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，觉得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发继续劳动埋头工作，工作成了唯一使他开心的事。可每到夜晚，劳累了整天的发想好好睡觉，流言蜚语却在他脑海里闪现，他痛苦、寂寞、委屈、哀伤，这样的折磨使他彻夜难眠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人们没有轻易放过发与松颂，不论他们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都会变成丧失道德的罪恶行为。发的名声也越来越臭了，人们也越来越仇恨他了。到了他父亲的葬礼，无论发多么努力邀请小镇的人们来参加，但最终都没看到一个人影。发伤心难过，“‘爸爸！’发呼唤着，‘大家都厌恶我，没有人来参加您的葬礼-----’发哭泣着似乎丧失了理智‘爸我要把您火化了-----’他短短继续、自言自语地说着“我下辈子还要和爸爸在一起-----”²³(P148)。由此可见，人们显然完全地拒绝了他，发痛苦万分。从前发总是自愿帮助小镇里的人们和老师们，他想得到的回报只有一个，只要他们接受他，承认他是小镇里的一部

²²查·勾吉迪. 《判决》[M]. 曼谷：吼呐出版社，2008.

²³查·勾吉迪. 《判决》[M]. 曼谷：吼呐出版社，2008.

分，承认他的存在，他就满意了。是不是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越大呢。如果我们理解他的感受，就不难以感受到他的痛苦，他的孤独。

自从父亲的葬礼，发就开始喝酒，用酒来逃避残酷、寂寞的世界。喝酒过后的他什么都不怕，忘掉了自卑，没了烦恼。慢慢的，他就变成了真正的酒鬼。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认真工作，有负责心的发了。于是，人们更加讨厌他，最后校长也解除了他的杂役工作。发丢了工作，现在“酒”成了他的生活中最可贵的东西。什么都没有的“酒鬼”，又被校长趁机侵占他的五千二百铢存款。发向人们告状，可谁会相信一个酒鬼，更何况对方是深受人们尊敬的校长。原本被侵占财产的发却成了中伤别人的罪犯，被警察逮捕了。由于校长出面“说情”，发又当面道歉，这才被释放。精神上的折磨加上酒的毒害使发染上重病，在他获得“自由”的当天晚上就死了。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最憎恨的校长成了他葬礼的主祭者。他的火化仪式是佛寺委员会验收工程的最后一幕，他象猪狗一样成了火化的试验品。

纯洁的发为他的不能融合的那种腐败社会，毁灭了自己的生命。传统的偏见，世俗的眼光，不公正的判决，冷酷地造成了“一个普通的悲剧”。发的错在哪里？从发所遭遇的事情来看，作者有意指出了，太善良的人也无法在这么惨酷的社会生存，至少会被生活所折磨。对照的看发与围绕他的社会，就能看到小白雪和黑泥涂，最后小白雪必然被融化或者消失。对于充满诈骗的平凡社会，发“好”的太过度了。在这种社会被人们崇拜的却是属于“校长”那一种类的人。不自私，不会骗人的发与他们有着具有巨大的差别。这种差别给发带来了一场大灾祸。

根据祥子与发的身世会发现，当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，与社会斗争时，他们俩都没了父母，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，为了生存单独奋斗。两位作者的描写都以“个人与社会”作为题材，但还有一点不同，查·勾吉迪批判的对象是冷漠的社会，老舍他不止批判社会，同时还揭示了人性的弱点。发是善良清白的人，被冷漠的社会所淘汰的他，到死还坚持他的美德。但开头单纯的祥子，却被社会所吞噬，放弃了生活自甘堕落，纯白变成灰黯。人是社会的一部分，人生活在社会中，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。人生的道路，是由社会环境、社会的地位，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。祥子与发的悲剧，是复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。他们的残酷的遭遇也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。

第二节 祥子与发的性格比较

我们常见的男主角大部分是英雄的形象，具备美好的品质，比如勇敢、善良，有让人羡慕的结局，能够引起读者爱慕之心。还可见另外一种，文章开头人品恶劣，但通过真实生活的教育，后来就变好了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当然，在现实主义小说里，这两种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必定不属于底层人民。在真实的世界里，太善良、单纯的底层人民，几乎不能在这种社会里好好过生活，这个世界往往不需要太善良、太单纯的人。为了增强对生活的抵抗力，健康地与真实的社会去斗争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的真实，领悟人性，看穿人生。

为了增添《骆驼祥子》的教育意义，老舍把祥子描写成一个很复杂的人物。来自农村的祥子到城市谋生，他具备了农村人老实善良的品质，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，小说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祥子的内心世界。当他在曹府拉车，不小心翻了车，车给碰坏了，曹先生也给摔伤了，祥子引咎辞工，情愿把车退给主人作为赔偿，表现了他的责任心。在严寒夜晚的小茶馆里，他买羊肉包子给老马祖孙俩吃，也显示了他对困苦的人的深切同情。这些都描写了祥子的美好品质，但好像这世上没有谁能够一直做个好人。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接连受到了几次的失望与打击之后，祥子变了，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人。后来的他，不得不拉车却又厌恶这样的生活，为了几个钱可以出卖别人的性命。他变得懒惰、狡猾又爱占便宜，小说结束时，他就完全变成了“一个行尸走肉”。

当祥子还热爱生活，积极去奋斗，充满精神怀抱着梦想时，买车的过程遭遇的三起三落都没有让他放弃。由于生于农村，他有着农民的思想，车夫拉上自己的车等于农民有自己的土地，买车变成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理想，车是他的一切。不管多么累，不管受到人们多么的白眼屈辱，为了实现买车的愿望，他拼命苦干，不停的拉扯挣钱，小心按照计划积聚钱。这些都足够显出他倔强、坚韧、耐劳的性格特征。但作者同时揭示并批判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。他不合群，别扭，自私，爱体面，在没有公道的社会里，穷人为了维持个人的生存被逼迫，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、脆弱，于是走向堕落。钱会把人引进

恶劣的社会中去，把高尚的理想撇开，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。作者生动地写出了社会下层在经过了无尽的悲痛后，把对于社会的不公愤恨，转嫁于金钱之上。其实，罪恶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不健康的心理。也正是这种扭曲的愤世嫉俗刻画出社会的悲哀，人性的悲哀，组成了一幕社会的悲剧。

祥子性格特点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。他爱体面、好强，从他与虎妞的争论可以看出来。自从虎妞到曹家去找他，欺骗祥子说自己怀孕，祥子就在心里盘算，娶了虎妞用她的钱买了车去拉。虽然用老婆的钱有一点不体面，但想到他与虎妞之间的特殊关系，也觉得无可厚非。但让他去接受刘四爷的帮助，掏刘四爷的钱吃饭，他做不到的。“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。把长脸往下一拉呢，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，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。——赶到别人给你钱呢，你就非接受不可；接受之后，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。你空有心胸，空有力量，得去当人家的奴隶：做自己老婆的玩物，做老丈人的奴仆。”²⁴(P136)祥子与虎妞的不同性格以及想法，总是矛盾，引起多次冲突。

多次受到被现实打击得粉碎，接触了几个车夫的生活故事之后，祥子改变了想法，有了新的思维。“他自己，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。要强有什么用呢”²⁵(P208)。从此，祥子彻底崩溃并堕落了。他吃、喝、嫖、赌、偷奸耍滑，他彻底成为了城市的垃圾。他没有回到曹先生那里，却变着法去串宅门骗钱花。怎么样能占便宜，他就怎么办。多吸人家一支烟卷，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，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，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挣一两个铜子，都使他觉得满意。为了一点赏钱，他还出卖了阮明。最后，祥子的信用丧失得已赁不出车来，他的病也日渐严重起来。于是，他又靠给红白喜事做杂工来维持生计，他成了以个还有口气的死鬼。

祥子性格的变化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。他身上本来具有的优良品质，没能使他在这种社会拥有幸福生活，让他过上理想生活，反而不断的迫害他，不断的逼迫他去承认，出卖劳力底层人民永远不能过好日子。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就染上他，他最终变成了在这种社会能生存的野兽。他为了存在什么

²⁴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

²⁵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

都能做，不顾了体面，不管了要强。自私的他，不幸的他，就是“社会病胎里的产儿”²⁶(P224)

从上面能够使我们深切地看到，社会与个人具有紧密的关系。《骆驼祥子》中的祥子是抗拒不了社会的，所以被社会吞噬。但《判决》中的发，虽然也无法抗拒逼迫着他的社会，但他始终保持他的好品质，没有伤害过谁，没有骗过谁。他的心里还是清白的，但发的清白必须用生命来换取。可见，对这样的社会来讲，发的清白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，发的生命也同样没有什么价值。

“孝顺”是发最美好的品德。他是个很孝顺的孩子。虽然他的理想只是想当个好和尚，但因为看到年龄大的父亲独自劳累，就不能安心看下去，还俗做个平民帮助父亲干活。他去当兵，把所得到的酬金全都拿给他父亲。无论父亲怎么把钱浪费花掉，他一点儿都不提。后来父亲与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大姑娘有了关系，带她回家当发的“继母”。人们都说发的父亲“人老心不老”，孝顺的发也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。只要父亲感到幸福，就没有什么不可以。三年后，父亲去世了，这算是发的人生中的最大的失去了。

从他与继母有不正当的关系的流言蜚语传出去的那天开始，就有人表示出对他的厌恶。厌恶他的原因就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的深信流言，所以讨厌他不道德、兽性的行为；另一种是嫌发嘴硬，不好好承认他与继母已经发生了关系。有的人当着发的面不停的提问，不停地催促发赶快讲出与颂蕊睡觉的情节。发很心里清楚，只要他愿意满足他们的渴望，告诉大家他与颂蕊真的有那种关系，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严重。但他的诚实性格使然，他不能欺骗自己、欺骗别人，他也不会做下对不起父亲的这种事。他能做的只是等待人们相信他是清白的那一天。

因为对父亲的孝顺，加上对颂蕊的同情，使他不能赶走松颂。他的决定不免让小镇的人们的分外关注，即使发生了流言蜚语，即使不能保全自己的名声，由于他善良的心，使他坚定地继续接受供养松颂。发是具有人性的人，总是这么善良。有时想保护自己，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赶她走；有时可怜她，不忍

²⁶老舍.《骆驼祥子》(增订版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.

心看她受苦。他不知道如何做决定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不断的冲突与矛盾困扰着他的心。

小说使我们了解到，发的人生目标是被大家承认与接受的。他想成为社会的一部分，被人们注重，被人们尊敬是他想当和尚一个重要原因。他曾经跟凯大伯喝酒，喝醉了后向凯大伯倾诉，在迷糊中埋怨父亲，怪父亲使他不能出家。假如他能出家，他一定会认真学习佛教经典，一定会在一个雨季里把巴利文佛曲攻下来。他还想到曼谷去深造，得个“玛哈”再回到他的小镇寺庙。但在真实情况下他放弃了他的梦想，埋头做杂役的工作，为大家服务，希望得到人们的喜爱。父亲的葬礼那天，他连一个小镇的人的身影也没看见，发所得到的回报太残酷，如果读者理解他这一点，就会感受到他的痛苦。

发为了逃避痛苦而喝酒，直到上瘾，这显示了他软弱的性格。他经不起所有的打击，不够忍受所有的痛苦。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寺庙里的他，完全没有对真实世界的抵抗力。充满道德的他太脆弱，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么恶脏的社会，也没有勇气跑到别的地方去谋生，只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逃避一切。父亲葬礼的当天，酒就走进了他的人生，不久之后他的生活中酒就成了再也不能缺少的一部分。它是发的好朋友，每天跟着他、倾听他、安慰他，最后也是酒带给他死亡。发的悲惨死亡，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。发怀抱着美好品质去世了，始终腐败的社会没能控制他，没能改变他，但是反观，发死亡也没能让那个无可救药的社会清醒。

第三节 祥子与发的命运比较

命运指关于人的生死寿夭，富贵贫贱，吉凶祸福等命中注定的平生遭遇。祥子和发具有共同的可怜虫的命运，从他们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。出生于社会最底层的他们，长大了就成为了最底层劳动者。人为何生于不同的阶级就要遭遇不同的幸福痛苦，究其原因，只能说是命运。命运就是这样不讲道理不讲公平，命运就是这样的捉弄一切。通过研究祥子与发《骆驼祥子》与《判决》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世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命运与社会的最大相同在于个人无法反抗它们，越反抗它们越会留下更大的伤口，承认与忍受也许是最好的出路。因为祥子所处的社会，是中国二十年代的社会。当时的北平，不断地

被风吹雨打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法抗拒，不统一的政治不能维护社会安稳。中国人民的死活由命运来决定。而发呢，他的倒霉在于围绕着他的人们，他们的心底冷漠，假仁假义，这样的社会不能靠讲道理而存活。由于他们的悲剧命运，所以他们俩只有两条路可选，凄惨地活着，或者悲惨地死去。

祥子的人生过程，分为两大阶段，一个是努力向命运作抗争，祥子开始的奋斗有我们欣赏的一部分，但后来的放弃和堕落，则让人惋惜。从一个朝气蓬勃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和淘汰的人。这样的转变符合当时社会情况，封建迷信思想的盛行，让屡受挫折的祥子终于屈服于这种思想，由“认命”到放弃，最终沦为了行尸走肉，后者就是祥子生活的第二阶段。

《判决》中的发打死一条狗的情节，是作者查·勾吉迪运用被打死的那条狗来象征发的命运。那条狗不知不觉的被人们认为是疯狗，会给他们带来危险，该被打死，人们的猜测，把那可怜条狗送上了死亡的道路。这如同这个孤苦一生的他，具有到死都不为人理解的命运的写照。发的人生悲剧，是人性的黑暗，人们的偏见以及冷漠无情的社会所造成的。切断世界上美好花朵的黑手，终将发带进了不见天日的黑暗。作者活灵灵地将善良的失败，悲惨的命运展示在我们面前，来讽刺吃人乱世的现象，使人感到更为可悲的是人们的不觉醒。他们愿意恶劣胜于良善，无愧地压迫孤苦的发，直到他找不到任何的出路。